

南
部
新
書
一



明倫彙編

一



南部新書

一

錢易撰

中華書局

南部新書 二 錢易撰

中華書局

南部新書

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學津討
原及粵雅堂叢書皆收有此
書學津本出自士禮居又依
趙清常本訂正足稱完帙故
據以排印

四庫全書提要

南部新書十卷。宋錢易撰。舊本卷首題錢後人。蓋以姓譜載錢氏出錢鏐也。易字希白。吳越王侗之子。真宗朝。官至翰林學士。是書乃其大中祥符間。知開封縣時所作。皆記唐時故事。聞及五代。多錄軼聞瑣語。而朝章國典。因革損益。亦雜載其中。故雖小說家言。而不似他書之侈談迂怪。於考證尙屬有裨。晁公武讀書志作五卷。焦竑國史經籍志作十卷。今考其標題。自甲至癸。以十干爲紀。則作十卷爲是。公武所記。殆別一合併之本也。世所行本。傳寫者以意去取。多寡不一。別有一本。從曾慥類說中摘錄成帙。半經刪削。闕漏尤甚。此本共八百餘條。首尾完具。以諸本兼校。皆不及其全備。當爲足本矣。

ZWT 113/2401

先君尚書在章聖朝。祥符中。以度支員外郎直集賢院。宰開封。民事多閒。潛心國史。博聞強記。研深覃精。至于前言往行。孜孜念慮。嘗如不及。得一善事。疏於方冊。曠日持久。乃成編軸。命曰南部新書。凡三萬五千言。事實千成。編五列卷。十其間所紀。則無遠近耳目所不接熟者。事無纖巨。善惡足爲鑒誠者。忠鯁孝義。可以勸臣子。因果報應。可以警愚俗。典章儀式。可以識國體。風誼廉讓。可以勵節槩。機辯敏悟。怪奇邈特。亦所以誌難知而廣多聞。爾雅爲六藝鈐鍵。而采謠誌考方語。周詩形四方。風雅比興。多蟲魚草木之類。小子不肖。叨繼科目。嘗踐世宦。假字宮。鑰浚澗。事休閱釋家集。因以新書次爲門類。繕寫淨本。致于鄉曲。以圖刊鏤。昔班氏家有賜書。而擅史學。王涯之以左右舊事。緘于青箱。卒用名代。敢跋而及。聊緝先志。云。子翰林侍讀學士錢明逸序。

嘉祐元年十一月十二日

南部新書

宋 錢 易希白撰

甲

自武德至長安四月已前。尙書左右僕射。並是正宰相。初豆盧欽望。拜左僕射。不言同中書門下三品。不敢參議朝政。數日後。始有詔。加知軍國重事。至景雲二年。韋安石除僕射。不帶同三品。自後空除僕射。不是宰相。遂爲故事。至德二年。宰相直主政事筆。每人知十日。至貞元十年。又分每人輪一日執筆。尙書諸廳。歷者有壁記。入相則以朱點之。元和後。惟膳部廳持國柄者最多。時省中謂之朱點廳。

韋夏卿與弟正卿。大歷中同日登制科。皆曰。今日盛事。全歸二難之手。

韓昆。大歷中爲制科第三等勅頭。代皇異之。詔下日。坐以采輿翠籠。命近臣持采仗。鞭厚錫繒帛。以

示殊澤。

常袞自禮部侍郎入相。時潘炎爲舍人引麻。因戲之曰。留取破麻鞵著。及袞視事。不浹旬果除。

凌煙閣在西內三清殿側。畫皆北面。閣中有中隔。隔內面北寫功高宰相。南面寫功高侯王。隔外面次第功臣。

證聖元年正月。明堂災。重造天冊萬歲殿。二年三月成。號爲通天宮。

項斯始未爲聞人。因以卷謁江西楊敬之。楊甚愛之。贈詩云。幾度見詩詩盡好。及觀標格過于詩。平生不

解藏人善。到處逢人說項斯。未幾詩達長安。斯明年登上第。

上元中。長安東內始置延英殿。每侍臣賜對。則左右悉去。故直言讜議。盡得上達。

李聽爲羽林將軍。有名馬。穆皇在東宮。諷聽獻之。聽以總兵不從。及卽位。太原擬帥皆不允。謂宰臣曰。李

聽爲羽林將軍。不與朕馬。是必可任。遂降制。

開元御札云。朕之兄弟。惟有五人。比爲方伯。歲一朝見。雖載崇藩屏。而有睽談笑。是以輟牧人而各守京

職。每聽政之後。延入宮中。申友于之志。詠常棣之詩。邕邕如怡怡如。展天倫之愛也。

祠部省中謂之冰去廳。言其清且冷也。

尙書省東南向陽通衢。有小橋。相承曰拗項橋。言御史及殿中久次者。至此必拗項而望南宮也。

都堂南門道東有古槐。垂陰至廣。或夜聞絲竹之音。則省中有入相者。俗謂之音聲樹。

二十四司印。故事悉納直廳。每郎官交印時。吏人懸之于臂以相授。頗覺爲繁。楊虔州虞卿任吏部員外

郎。始置匱加鐫以貯之。人以爲便。至今不改。

始無笏囊。皆標笏于馬上。張曲江清瘦不任。乃置笏囊。

祕書省內落星石。薛稷畫鶴。賀知章草書。郎令餘畫鳳。相傳號爲四絕。元和中。韓公武爲校書郎。挾彈中

鶴一眼。時人乃謂之五絕。又省之東卽右威衛。荒穢摧毀。其大廳逼校正院。南對御史臺。有人嘲之曰。門緣御史塞。廳被校書侵。

曹礪。楊收。徐商。路巖。同秉政。外有嘲之曰。礪礪無餘事。錢財恐被收。商人都不管。貨路幾時休。

李林甫寡薄。中表有誕子者。以書賀之云。知有弄鬻之慶。

鄭注。鎮鳳翔。皆擇真正之士。以爲幕席。亦欲遏其邪行。及注敗。皆爲監軍所誅。

溫大雅。武德中爲黃門侍郎。弟彥博爲中書侍郎。高祖曰。我起義晉陽。爲卿一門耳。後弟大有又除中書

侍郎。大有一作彥博。

中書省有盤石。初薛道衡爲內史侍郎。常踞其石。草詔後。孫元超每見此石。未嘗不泫然。

施肩吾與趙嘏同年不睦。嘏舊失一目。以假珠代其精。故施嘲之曰。二十九人同。及第五十七隻眼看花。

元和十五年也。

女道士魚元機。住咸宜觀。攻篇什。殺婢綠翹。甚切害事。敗弃市。

崔四八卽慎由之子。小名緇郎。天下呼油爲麻膏。故謂之麻膏相公。

開元中。岐薛以下。輪日載筆于乘輿前。作內起居注。四季朱印聯名牒送史館。至天寶十載季冬。已成三

百卷。率以五十幅黃麻爲一編。雕檀軸紫鳳綾表。遂別起大閣貯之。逆胡陷西京。先以火千炬焚是閣。

移時灰滅。故實錄百不敍及一二。

小許公從工部侍郎除中書舍人。一本作侍耶便供政事食。明日加知制誥。一本重制誥二字舍人有政事食。自此爲始。

太和中。上自延英退。獨召柳公權對。上不悅。曰。今日一場大奇也。嗣復李珣道。張諷是奇才。請與近密官。鄭覃夷行。卽云是姦邪。須斥之于嶺外。教我如何。卽是公權奏曰。允執厥中。上曰。如何是允執厥中。又奏。嗣復李珣。卽書是奇才。卽不合斥于嶺外。鄭覃夷行。卽云是姦邪。亦不合致于近密。若且與荆襄間一郡守。此近于允執厥中。旬日又召對。上曰。允執厥中。向道也是。張遂爲郡守。

賈會除中書舍人。以父名忠。固辭之。言者以中書是曹司名。父之名又同音。名別于禮。無嫌。會乃就職。開元七年。賜百僚射。金部員外盧虞。職方郎中李奮。俱非善射。箭不及堞。而互言工拙。奮戲曰。與盧箭俱三十步。左右不曉。奮曰。奮去堞三十步。盧箭去奮三十步。

李白。山東人。父任城尉。因家焉。少與魯人諸生隱徂來山。號竹溪六逸。天寶中。遊會稽。與吳筠。隱剡中。筠徵赴闕。薦之于朝。與筠俱待詔翰林。俗稱蜀人非也。今任城令廳石記。白之詞也。尙在焉。

江西私釀酒法尤嚴。王仲舒廉察。曰。奏罷之。

宰相門下省議事。謂之政事堂。永淳中。裴炎爲中書令。始移就中書省。政事印亦改中書門下之印。開元中。花萼樓大酺。人衆莫遏。遂命嚴安之定場。以笏畫地。無一輩敢犯。

盧攜常題司空圖壁云。姓氏司空貴。官班御史卑。老夫如且在。不用嘆屯奇。

龍朔中。楊思元特外戚。典選多排斥。選士爲選人。夏彪詆之。御史中丞郎餘慶彈奏免官。許南陽曰。故知楊吏部之敗。或問之。許曰。一彪一狼。共看一羊。不敗何待。

開元皇帝爲潞州別駕。乞假歸京。值暮春。戎服臂鷹于野次。時有豪氏子十餘輩。供帳于昆明。上時突會。座中有持酒船唱令曰。今日宜以門族官品。至上笑曰。曾祖天子。祖天子。父相王。臨淄郡王。李某。諸輩驚散。上聯舉三船。盡一巨艦而去。

襄王僭僞。朱玫乘政。百揆失序。逼李拯爲內署。拯常吟曰。紫宸朝能綴鷓鴣。丹鳳樓前駐馬看。唯有終南山色在。晴明依舊滿長安。拯終爲亂兵所殺。

武德七年。遣刑部尚書沈叔安。攜天尊像。賜高麗。仍令道士往彼講道德經。自先天初。至開元十五年。儀同者四人。姚崇。宋璟。王同皎。王毛仲。

唐法。親王食封八百戶。有至一千戶。公主三百戶。長公主五百戶。有至六百戶。唯太平相王。踰此制。黃巢入青門坊市聚觀。尙讓慰曉市人曰。黃王爲生靈。不似李家。其悖也如此。

長安令李濟。得罪因奴。萬年令霍晏。得罪因婢。故趙縱之奴。當干論縱陰事。張筵疏而杖殺之。縱。卽郭令之聲。

建中末。姚況有功于國。爲太子中舍人。旱蝗之歲。以俸薄不自給。而以餒終。哀哉。

田神功。大歷八年。卒于京師。許百官弔喪。上賜屏風。綉褥于靈座。并賜千僧齋。以追福。至德以來。將帥不

兼三事者。哀榮無比。

柳渾舊名載。爲朱泚所逼。及克復。上言曰。頃爲狂賊點穢。臣實耻稱舊名。矧字或帶戎。時當偃武。請改名渾。渾後入相。封宜城公。謂之柳宜城。

韋觀著易蘊。甚有奧旨。觀見素孫。

郭令公終始之道無缺焉。惟以譖怒判官張譚。奏杖殺之。物議爲薄。

張巡每戰大呼。牙齒皆碎。及敗。尹子奇視之。其齒存者不可三四。初守寧陵也。使許遠詣賀蘭進明乞救。兵進明大宴。遠不下喉。自嚙一指爲食。進明終不應。以至于破。

貞觀中。擇官戶。蕃口之少年。驍勇者數百人。每出遊獵。持弓矢于御馬前。射生。令騎豹文韉。著獸文彩衫。謂之百騎。至則天。漸加其人。謂之千騎。孝和又增之萬騎。皆置使以領之。

彭偃與朱泚下僞詔。幽囚之中。神器自至。豈朕薄德。所能經營。泚敗。偃誅。其妖亂也如此。

大和九年冬。甘露事敗。將相弃市。王璠謂王涯曰。當初勸君斬却鄭注。斬之。豈有此事也。此雖臨刑之言。然固當矣。

梁祖常言於明皇。趙崇是輕薄團頭。于鄂州座上。佯不識駱駝。呼爲山驢王。遂阻三事之拜。此亦挫韓偓也。

王皇后開元中。恩寵日衰而不自安。一日訴之曰。三郎獨不記阿忠脫新紫半臂。更得一斗麪。爲三郎生

日爲煎餅耶。上戚然憫之。而餘恩獲延三載。

武德初。史館尙隸祕書省著作局。貞觀三年。移于門下省北。宰相監修。自是著作局始罷史職。公孫羅爲沛王府參軍。撰文撰音義十卷。羅唐初人。

開元中。裴光庭爲侍中。門下過官。委主事閻麟之裁定。隨口下筆。時人語曰。麟之口。光庭手。物議醜之。張延賞怙權。矜已。嫉柳渾之守正。使人謂之曰。相公舊德。但節言于廟堂。則名位可久。渾曰。爲吾謝張相公。柳渾頭可斷而舌不可禁。

王績在太原。舊將王無縱等恃功。且以績儒者。易之。每事多違約束。一朝悉召斬之。將校股慄。大歷中。隴州貓鼠同乳。率百僚賀。崔祐甫獨奏曰。仁則仁矣。無乃失于性乎。

李邕自滑州上計也。京洛阡陌聚觀。以爲古人。蓋邕負美名。頻被貶斥。剝落在外也。

元德秀。字紫芝。爲魯山令。有清德。天寶十三年卒。門人相與諡爲文行先生。士大夫高其行。不名。謂之元魯山。

駙馬都尉鄭潛曜。睿皇之外孫。尙明皇第十二女臨晉長公主。母卽代國長公主也。開元中。母寢疾。曜刺血濡奏章。請以身代。及焚章。獨神道許三字不化。翌日。主疾間。至哉孝子也。

殿中監。少監。尙衣。尙舍。尙輦。大朝會。皆分左右。隨繖扇立。入關亦同之。牛僧孺三貶。至循州。本傳不言漏略也。

李景讓典貢年。有李復言者。納省卷。有纂異一部十卷。榜出口。事非經濟。動涉虛妄。其所納仰貢院。驅使官却遠。復言因此罷舉。

古押牙者富平居。有游俠之才。多奇計。往往通于宮禁。

五月一日御宣政殿。百僚相見之儀。貞元已來常行之。自後多闕。

睦峒山在松州屬龍州。西北接蕃界。蜀破後路不通。卽非空桐也。

長安中秋望夜。有人聞鬼吟曰。六街鼓歇行人絕。九衢茫茫空有月。又聞有和者曰。九衢日生何勞勞。長

安土盡槐根高。俗云務本西門是鬼市。或風雨晦冥。皆聞其喧聚之聲。怪哉。

太和中程修己以書進見。嘗舉孝廉。故文皇待之彌厚。會春暮。內殿賞牡丹花。上頗好詩。因問修己曰。今

京邑人傳牡丹詩。誰爲首出。對曰。中書舍人李正封詩。天香夜染衣。國色朝酣酒。時楊妃侍。上曰。粧臺

前宜飲以一紫盞酒。則正封之詩見矣。

高宗欲廢王皇后立武昭儀。猶豫未定。許南陽宣言于朝曰。田舍翁購種得十斛麥。尙須換却舊婦。況天

子富有四海。立一皇后。有何不可。上意乃定。吁牝鷄之孽。洎移土德。過始于南陽。

白樂天之母。因看花墜井。後有排擯者。以賞花新井之作。左遷。穆皇嘗題柱曰。此人一生爭得水喫。

張介然。天寶中爲尉衛卿。因入奏曰。臣今三品。合列棨戟。若列于帝城。鄉里不知。臣河東人也。請例戟于

故鄉。上曰。所給可列故鄉。京城佇當別賜。本鄉列戟。介然始也。

京兆尹黎幹。戎州人也。嘗白事于王縉。縉曰。尹南方尹子也。安知朝禮。其慢而侮人。率如此。總章中。天子服婆羅門藥。郝處俊諫曰。修短有天命。未聞萬乘之主。輕服蕃夷之藥。

貞元中。邕州經略使陳曇。怒判官劉綏。杖之二十五而卒。卒之日。曇得疾。見綏爲祟而卒。韋氏專制。明皇憂甚。獨密言于王璠。璠曰。亂則殺之。又何疑。

開元中。諸王友愛特甚。常謂近侍曰。思作長枕大被。與諸王同臥。鄱陽人張朝。爲猛獸所搏噬。其家犬名小狸。救之。獲免。

中書省柳樹久枯死。興元二年。車駕還而柳活。明年。呂渭以爲禮部賦。上甚惡之。盧羣昔寓居鄭州。典貼得良田。及爲鄭滑節度。悉召其主還之。時以爲美談。

自貞元來。多令中官強買市人物。謂之宮市。

日本國大臣曰真人。猶中朝戶部尙書。

郭代公元振。爲西涼州牧。時西蕃酋烏質勒強盛。元振爲之立語。俄頃雪下盈尺。質勒既老久立。歸而遂死。人謂詭殺烏質勒。

路隨孝行清儉。常閉門不見賓客。狀貌酷似其先人。以此未嘗視鏡。又感其父沒蕃。終身不肯西坐。其寢以西首。

